

文藝理論學習小演叢

# 文學語言中的 幾個問題

第二輯之八

新文藝出版社

# 文學語言中的幾個問題

蘇聯[文學報]專論 劉遠逸譯

---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一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部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典範，不僅是語言科學發展的轉折點，而且是進一步提高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力的刺激。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使作家記起了自己責任的重大，因為作家是以其創作直接參加人民語言文化的形成的。

蘇維埃文學是全聯盟的文化。我們多民族的蘇聯所有各民族，在發展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時，也就幫助了本民族語言的改進和豐富。

為了創作配稱為蘇維埃時代的經典作品——這個任務，黨已經向作家提出了，必須經常關心藝術語言，關心它的普遍為人理解、正確性、富於表現力，關心文學語言的豐富、靈活和瑰麗。

這個問題，不僅是作家在用盡方法改進自己作品的語言時應當關心，而且批評家在深思熟慮地研究文學語言和風格問題時，也應當關心。然而直到最近，批評界不是避而不談這個問題，就是僅僅偶而提出一點膚淺的意見。

二十年前高爾基對我們批評界的責難，說它『不教人怎樣在語言上用工夫』，今天仍然有效。

對文藝作品語言的長期不注意，使文學和批評都遭到損失。由於這種不注意，批評就失去一個最積極最精細的分析文藝作品的武器。但是尤其重要的，由於這種不注意，許多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和初學寫作的作家，沒有遇見對文藝作品語言的認真要求，往往抱定一個錯誤的見解，認為作品裏面最重要的是主題和思想，而體現這個主題和思想的語言工具彷彿是次要的、不重要的東西。在這種情形下，作品的語言就貧乏而不純潔起來，在研究藝術形式最重要的方面，有害的成見就根深蒂固起來。

現在文學界和讀者對於文學語言問題都非常關心了，文學語言問題成爲討論的對象和許多文章的主題了。『文學報』發表了一系列的討論文學語言問題的文

章。

在討論的過程中，曾發表了各種不同作者的文章，這個討論引起了很大的反應。編輯部收到數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一部分曾在報上發表。

本文的任務，就是這次討論的幾點總結。這當然不是意味着「文學報」中止文藝作品語言問題的討論。但爲了繼續這個討論，應當把已經得到的成就予以總結。

## 二

蘇維埃人的精神面貌是壯麗的，多方面的；他們所做的事業是偉大的，絕妙的。

要想真正地描寫蘇維埃現實和蘇維埃人，必須有全套的和多樣的藝術方法。

用暗淡的、貧乏的色彩，用陳舊的、蒼白無力的形象，用軟弱無力的、毫不鮮明的語言，是不能寫出我們現代人的面貌的，是不能傳達他們的感情的。

爭取文藝作品語言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反對語言的貧乏和單調，現在成爲作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批評界應當來幫助解決這個任務，它應當證明而且贊助作家

語言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反對整齊劃一的、教條主義的、學究氣的評價，反對用劃一的尺度衡量風格的企圖。

作家語言的豐富，其基礎是建立在全民語言寶庫所給予作家的那些取之不盡的可能性上面的。

斯大林同志把語言當作社會現象予以描述時，說：「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全體組成員是共同的。」

因此，當我們說「高爾基的語言」、「托爾斯泰的語言」、「瑪雅可夫斯基的語言」的時候，這是指一個作家語言的個人特點，然而它仍然是服從於全民語言的規律的。一個作家如果想製造自己特殊的、爲人民所不懂的語言，那麼他的作品就註定要被人忘記。一切形式主義的文學派別之所以爲人忘記，正是因爲他們一股勁地製造「自己的」、「特殊的」語言而破壞全民的語言。

一切文藝作品都是用全民語言寫的。雖然如此，但我們仍然能够直接感覺有

所區分的獨特性：這是『萊蒙托夫的語言』，這是『萊尼斯●的語言』，這是『契訶夫的語言』，這是『果戈理的語言』，這是『雪甫琴柯的語言』，這是『杜開●的語言』，這是『阿洪多夫●的語言』……不僅如此，而且我們對一個作家的評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這個作家語言的個人特點而定。

當我們讀古典作家的作品時，我們在他們作品的語言中可以看見全民語言所固有的美，同時也看見那個藝術家的語言特性。

一個作家的風格獨特性、他的語言的個人特點之所以能够顯示出來，就是因為在全民語言裏面有着選擇表現方法的最豐富的可能性。全民語言不僅給作家提供了一切詞彙，而且給予了在這些詞彙中間選擇的可能性；全民語言不僅給作家提供了配合詞和句的現成的、用文法固定起來的方法，而且給予了在這些詞和句不同的配合方法之間選擇的可能性。

俄國文學古典作家從來就是不停地讚美俄羅斯語言給予作家表現方法的無限豐富性的。

洛蒙諾索夫歎賞道：『如果我們不能夠確切地描寫一種東西，應當怪罪的不是

我們的語言，而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處理語言的藝術。」屠格涅夫形象地把全民的語言比作大海，寫道：「這個汪洋大海到處都氾濫着無邊無際的、深不可測的波浪；我們作家的任務就是使其中一部分波浪流到我們的河道中，流到我們的磨房裏。」高爾基常常說：「一個作家、藝術家，對於我們豐富的語言全部詞彙，必須有廣泛的認識……」

文學作品語言的豐富，決定於一個作家對於全民語言所含有的無限可能性認識的深度和應用的廣度。

爲語言的豐富而鬪爭，歸根結蒂，也就是爲內容的豐富而鬪爭。

● 萊尼斯（一八六五——一九二九）本來姓名爲：陽納·普列克山斯，偉大的拉脫維亞詩人、戲劇家、革命家。——譯者註。

● 杜開（一八八六——一九一三）偉大的韃靼人民詩人，韃靼文學與韃靼語言的奠基者。——譯者註。

● 阿洪多夫（一八一二——一八七八）阿捷爾拜疆共和國的偉大啓蒙學者、民主主義者、作家、戲劇家。——譯者註。

文藝作品語言問題，也就是表現得最具體的形式和內容互相適應的問題。主人公豐富的精神世界、他們的趣味的多樣性、作品中所觸及的思想的重要性——這一切就產生了語言的豐富性。反過來說，如果語言是貧乏的，如果全體主人公所說的話都是一個調子，如果作者只擁有不多一點由於不加思索地常用而變爲陳腐的詞彙，那麼他就沒有任何力量使讀者相信書中主人公的重要意義了。

文藝作品的語言，是服從於藝術的概括性規律和藝術的個性規律的。用談話來表達主人公周圍的人的性格和主人公的性格，在文藝作品中並不是用速記的方法記錄他們的語言。藝術家應當抓住由於主人公的社會性、職業、教育、年齡以及個人氣質而產生的某些基本特點，然後再用概括了的和典型化了的特徵把這些基本特點表達出來。描寫主人公說話，與其他創造形象的方法是一樣的：選擇典型的東西和拋棄偶然的東西在這裏也有特別的重要意義。

伏羅巴耶夫●這個名字之所以成爲蘇聯讀者普通名詞，就是因爲讀者在這個形象中不僅看見一個人物的個人特徵，而且也看出了布爾什維克領導者的概括了的特徵——一代人的典型特徵。他的語言也正是具備了這些特點。當伏羅巴耶夫

說話的時候，我們在他的話裏面聽見了鼓動員或者宣傳員的語言所特有的最好的和典型的東西，這種鼓動員能够用火熱的詞句鼓舞人們去衝鋒陷陣，這種宣傳員善於用聰明而深思的語言使人們從事長期的、有計劃的進攻。

當巴特曼諾夫●說話的時候，我們在他的語言中也可以認出一個大的建設工程領導人所具有的那些概括了的特徵：思想的明確性和條理性，不喜歡說廢話、善於究明事情的主要困難和確定決定性的任務。

巴特曼諾夫和伏羅巴耶夫怎樣說話這個觀念，是與他們怎樣行動這個觀念分不開的。言行一致，是蘇維埃人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關於主人公語言中的典型因素和個性因素問題，關於主人公的語言與他的性格一致的問題，今後應當更加成為研究的對象。

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個作家用什麼標準來選擇此一或彼一詞彙、語句、修辭的

● 伏羅巴耶夫是巴甫連柯的長篇小說「幸福」的主人公。——譯者註。

● 巴特曼諾夫是阿扎耶夫的長篇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的主人公。——譯者註。

方法——這個問題沒有被參加討論的人予以充分的說明。在這一點上，表現了這次討論的一定缺點，這個缺點也是我們文學批評一般缺點的反映，因為我們的文學批評還不善於根據具體的作品材料來解決美學的一般問題。

有幾個參加討論的人根據普希金所說「真正的藝術的味覺，並不在於本能地放棄某一詞彙、某一語句，而是在於匀稱感、與和諧感」這一典範公式，得出了如下的結論：此一或彼一語句之合適或者不合適，乃是風格感、節奏感、藝術家的特殊感覺暗示作家的。

然而能不能認為：作家只要有了藝術家的感覺就能正確地解決一切與作品語言有關的問題了呢？而批評家根據「藝術節奏感」就能客觀地分析和評價一部作品了呢？

如果作家使用某一詞彙、某一語句，而批評家說他使用得不對，那麼很顯然，他們雙方都有同樣的權利依據「藝術節奏感」來辯護自己。

後來在討論的過程中，才慢慢地有人嘗試不從風格的直接感覺上，而是從形式與思想內容一致上來評價作品的用字。

例如，特里房諾娃在『語言的修練』一文中指出：由於在作品的內容不必要的地方不適當地運用莊嚴的古字，A·契維里痕的長詩『紅色的小山』的思想性是怎樣削弱的，有些地方甚至歪曲了。

在讀者的來信中，也有關於主人公的形象與語言不相稱的正確指摘。

然而，有些參加討論的人竭力從語言和內容的聯繫上來評價作品的語言時，又犯了片面的對待問題的錯誤。

例如特里房諾娃得出了如下的武斷結論：『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規定文學語言的標準。任何詞彙、任何語句都是響亮的，只要它能幫助解決作品中的主要思想任務！任何古字、任何新造的字都可以這樣說，只要它服務於這個任務！』

當然，評價任何修詞方法，都必須依據該修辭方法在作品中所執行的思想任務而定。但這是不是說，根據作品的內容可以辯護任何的古字、任何的新詞、任何的詞句呢？當然不能！

文藝作品的語言，決不是僅決定於作品的內容。作家在語言中使用一切修辭方法，都是以全民語言的所有資料為基礎的。作家可以自由選擇全民語言所給予

他的資料，但這只是在全民語言的規範以內才有選擇的自由。只有使用那些不破壞全民語言規範的修辭方法，才能拿作品的內容來解釋和辯護。不應忘記文學語言在我們蘇維埃社會中最重要的作用。蘇聯作家不僅應當向人民學習語言，而且應當教人民以語言。「在創造社會主義的新文化的許多巨大任務之中，組織語言的任務也向我們提出來了……」高爾基這樣寫道。

文學語言是有巨大的教育作用的。他應當為提高人民的語言文化而服務，正像偉大古典作家的語言為這個事業而服務一樣。

參加討論的人幾乎完全沒有注意文藝作品語言的美學職能。作品的語言應當是美的。但必須提醒一句，美學中「美」這個概念，與「華麗」這個概念決不相當。一部正確的、毫不粉飾的小說，可能是美的，相反，一部描畫美麗的小說，也可能一點不美。文藝作品的語言是美的，如果它把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表達出來，而且語言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因為它表達了人的思想和事業。

高爾基把對於文藝語言的要求予以公式化，他說：「……一切語言都是由事業和勞動產生出來的。因此，語言是事實的骨頭、筋肉、神經、皮膚；因此，為了正確和

鮮明地描寫人創造事實的過程和事業影響人的過程，語言的準確、明瞭、樸素完全  
是必要的。」

在討論過程中，發表文章的作者，對於蘇聯文學史注意得不够。

要知道，俄羅斯蘇維埃文學史，在為現實主義的語言，豐富的、正確的、純潔的  
語言而鬪爭上，給予了最值得學習的典範；在反對語言和風格中的自然主義、反對  
形式主義的標新立異和別出心裁的造字而鬪爭上，同樣給予了最值得學習的典範。

著名的蘇維埃作家，在藝術語言方面所達到的現實主義的樸素和正確，他們在  
創作實踐中克服這些缺點的道路，高爾基在豐富和純潔文藝語言過程中的作用，這  
一切都可以而且應該成為重新認真研究的主題。

討論的另一個缺點是，在討論過程中，主要的是引用俄羅斯文學的材料，而語  
言諸問題，對於所有蘇聯兄弟民族的文學，也是極端重要的。

例如，對於阿捷爾拜疆、哈薩克、基爾吉茲、烏茲別克等民族的文學，迫切的問  
題是擺脫那些長時期妨礙文學的現實主義語言發展道路的阿拉伯、波斯古字，以及  
「東方的形式主義」的僵屍。

有許多年青的兄弟文學，是與他們民間文學發源地相離很近的；對於這些文學，迫切的任務是與傳統的費解的隱喻作鬭爭，因為這東西現在是妨礙語言的具體形象性的。

對於我們西方的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最重要的是和文學中的資產階級的頹廢派（特別是象徵主義）的殘餘作鬭爭。

對於所有社會主義各民族的文學，特別重要的是各種語言互相影響的問題，以及這種互相影響對於文學語言形成的意義，特別是由於俄羅斯語言的影響，許多語言的詞彙、甚至語法發生變化這個問題。

多民族的蘇聯文學全部的發展道路，是與爭取文學語言的人民性作鬭爭分不開的。

這些以及其他許多語言問題，是正在成長和鞏固着的多民族蘇聯文學的利益所堅決要求解決的，因此應當成為十分注意和研究的對象。

在討論中，作爲豐富作家語言泉源的各種語言詞彙問題，佔了很多地位。

爭論的焦點是：爲了豐富文藝作品的語言，究竟必須利用哪些全民語言所提供的可能性。在這問題上提出了應用以下的語言資料，如：古字、方言、土語、俗語、技術名詞、業務上的術語、新詞。

必須指出，關於利用古字這個特殊問題，某些參加討論的人給予它以不合理的重大意義。A·尤戈夫在『語言隨筆』一文中，號召作家們要使自己的作品語言『像汪洋大海，永遠是生動的，富於創造性的』，同時又指出：使用斯拉夫文和俄羅斯古文，首先是豐富語言最重要的泉源；因此他建議復活那些古老的詞彙和文法，其中也包括那些在語言改進和完美的過程中久已淘汰的詞彙和方法。

A·尤戈夫這篇文章的復古傾向是顯然的，因此他這種傾向引起了參加討論的人激烈的反對。

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曾談到現代俄羅斯語言與普希金的語言在結構上很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A·尤戈夫死記住這個提綱，不適當地把時期從『伊戈列夫王子親征記』●擴大到今天。而且A·尤戈夫忽視了，斯大林同志的意見是指

語言的結構，即是指基本的詞彙和文法構造。至於說到整個的詞彙，斯大林同志的意見則是：

『在這個時期中，俄國語言大大地增加了詞彙；有很大一批陳舊了的詞從詞彙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意思改變了，……』A·尤戈夫所主張復活的大部分詞和語，正是因為陳舊了而消失了的，而古文的構造，也在文法構造改進的過程中滅亡了。

我們有些作家，特別是歷史小說作者，忘記了文學作品的語言應當是明瞭的，通俗易懂的；如果作品中充滿了早已淘汰的古字，那麼現在的讀者就讀不懂了。譬如，在B·雅茲維茨基的長篇小說『伊凡三世——全俄國的皇帝』裏就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

『文學報』和黨的報刊正確地批評了格魯吉亞小說家K·漢薩胡爾吉，在他的歷史小說『建築家大衛德』裏面，過量的擬古語言是與他對格魯吉亞歷史的論述所犯的嚴重思想錯誤分不開的。

相反，在A·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的語言中，我們可以找到在藝術上有根